

學術——

自立，

自主！

再生

政治——

自由，

民主！

元六月三每定預

期一十九第

元二幣國份每售零

日本對德能始終盡同甘共苦之義務

乎？

羅邱會談後之世界大戰略

美英蘇對戰後世界問題之看法

國際和平之障礙

戰中戰後之中美關係

艾登論世界和平目標及對中國之保證

印度哲學綱要(續一)

蒼山，洱海，大理，上下關，喜洲記(續完)

張君勱

孫寶毅

徐思

楊承乾

大西洋月刊

葉家驊

袁道冲

版出社誌維生再

日五十月八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號十二校家丁山伍要重：址館

南京圖書中央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CHINA

日本對德能始終盡同甘共苦之義務乎。

張君勳

近日街譚巷議，盛傳日本將對俄開戰，謂德在西歐已有敗象，日本倘坐視德之潰敗，其自身亦難自保，故進而攻俄，所以分俄之兵力，使德軍稍得喘息，亦所以為自保之計也。本語海外觀察家之言，錄電聞一期如下：

七月一日，倫敦電：倫敦晚間標準報社論云：過去數月德國方面甚感壓上，宣佈日本應調第二戰場。此種宣佈在被脅迫之第三帝國有其明顯之宣傳作用。此事不備宣佈而已，亦可謂德之真希望在此，即日本能在一九四三或一九四四年內將德軍重在西方之戰場，如其一九四一與一九四二年之所會成說者。即令今日日本已不能使澳洲基地處於不足為害之地，然日本仍望以其過去兩年所已發召之兵力，為其他冒險行為之用。

此事是否可能，不敢斷言，然德日兩國僅有同一希望，使德德固於欲者為西方戰場上之相持不決，此實德所宜言之威脅為兩國所大懼。

德國之所求，在乎免於大敗，日本之所求，歐洲之解決，使德德固於大敗，則同盟國難於以全部兵力移用於太平洋上。

實則使德國不得自保為息以恢復實力，而實現其相持不決之計畫，正同盟國戰時所以為之對策者也。

日人為求西歐戰場長陷於相持不決之局中，乃有攻俄之計，究竟日本肯出此與否，英美人士亦在稍信將疑之際。錄七月五日合衆社華盛頓電如下：

外傳日本加強其關東軍後，日蘇作戰之可能性，復為此間各界之論題。日本加緊關東軍之消息，尙未經官方證實，但與山下大將業已就任野心勃勃之關東軍司令之謠傳，則幾同時發生。山下為以前指揮日軍攻新加坡之將領。其他傳說亦多，如謂：日本會攫奪自美駁海參崴之供應船，惟諾克斯在最近之招待記者席中稱：一是項供應線仍在運用，並未發生若何足以引起國際糾紛之事件，日本不願向蘇聯挑釁，兩國均小心避免意外事件。是則此項傳說，多少亦已因諾氏之言而消散。但軍事觀察家則表示蘇聯倘欲阻遏日本控制西伯利亞及中國西北部之野心，蘇日衝突必不可免。現兩國彼此則仍以特殊之安排維持和平，然此間無不認為希特勒日向日本使用壓力，促其攻蘇，開闢蒙古戰場，可減輕東部戰線上德軍重負，甚而可拯救希特勒於艱難。惟過去之事件，證明日本軍閥機會主義者，須對日本本身有利始肯製造事件。雖是之故，專家認為日本將暫時按兵不動，以待東部之發展。日本在西南太平洋海軍伸展其戰線一事，亦可證明日本攻蘇之可能性不多。

此日俄將戰問題之中，實含有難項定議：(一)日對德將戰其同盟之義務，(二)日與俄戰，所以分俄之兵力，使德不因第二戰場之開闢而一敗不可收拾，(三)攻俄戰略之中，日本有自保之作用。今試將此三項加以分析，以明其立論之根據，而論日俄戰事之有無，乃可得而推論焉。

(一)日本對德之同盟義務。世人所共知者，日德之同盟根據二，一曰三國同盟條約，二曰三國軍事協定。三國同盟條約規定曰：倘三國之一，為現時尙未陷入於歐戰中及中日戰爭中之一國所攻擊時，三國應以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方法互相援助。第四條曰：德意日三國確實聲明，以上各條文不涉及於三國之中之與蘇俄同現存之政治地位。

太平洋戰起後，日德意更訂軍事協定，文中但謂英美為敵，絕未涉及俄國。其第一條曰：日德意將竭盡一切力量進行美國及英帝國加諸三國之戰爭，直至談判之日為止，第二條曰：日德意担保在未獲彼此完全諒解前，不與美國及英帝國停戰或講和。三國軍事協定，謂三國同盟而起，三國同盟既明以蘇俄置之條約對俄之外，故軍事協定中，亦曾言以英美為敵，絕無涉及俄國之語。軍事協定之成，距德俄開戰已半載以上。倘德國誠有與日共同對俄之意，則約中應聲明一語曰：德國之敵，亦即為日意之敵，奈何竟仍三國同盟之語，絕無一字及於俄國，其所以不將俄列入軍事協定之敵國中者，其理由何在，亦曰日本不願而已。倘一九四一年之十二月，日本仍無以俄為敵之心，而與德立於同一陣線，則一九四三年之今日如何。或曰當同盟條約與軍事協定成立之日，德人以蘇其血氣之力足以敵俄，故未與日提出對俄作戰之說，萬一提出，則日本既須對美，又須對俄，一個條約之中，敵敵兩方，為日本計，必有所懼而不敢

言訂此約矣。今則形勢更異昔昔，德之兵力不足置俄於死地，經兩次太平洋之役，德之總司令具爲條件，此後德俄再有第四次攻勢，相持不下之局猶昔日也。而西歐第二戰場之關係迫於眉睫，德在地面上東受俄西受英美之夾攻，空中更有絡繹不絕之轟炸，雖德國尚有陸軍二三百師與補充兵二三百萬，然其糧食等未具奏效，空戰但有防禦，不敢出攻，即令遲延日月，除潰敗以外，殆無他途矣。德國即敗，英美將移師以東，日本與其持人之來攻，何如先攻俄之猶不失爲一策。如是言之，或條約文字言，日無攻俄之義務，然爲一己利害計，日本對於德國形勢之江河日下，不能不惘然有動於衷矣。

(二)日與俄戰，可以分俄之兵力，亦即所以救德。吾人所知蘇俄境內之歐洲與西伯利亞分爲二戰場，各自獨立作戰，即兩地各有軍火各有兵員而東不依賴於西，西不依賴於東之謂也。東部西伯利亞對日作戰之軍力，約有步兵百五十萬，坦克車一千架，飛機二千架，沿海邊與東四省邊界上，僅備千屋以上。日本步兵約有三上師，坦克車與機械化師人數甚少，自太平洋戰後或已增加，然不能超過蘇俄之上，而飛機之數尤遜於俄。此種相持之兩軍，初不大相懸殊者，萬一開戰，即成爲兩不相下之局，謂其影響蘇俄之戰局，使之首尾不克兼顧，殆必無之事也。歐蘇戰場上已成膠着，兩年來德軍無奈俄何之形勢既已趨劣，即令人攻俄，不過牽制其一二百萬人之兵力，孰能繞道至貝加爾湖之西，由日德雙方之夾攻，以造成對俄之威脅乎。況乎日俄果開戰，美之飛機即由阿拉斯加飛至俄之東海濱，以轟炸日之本土，恐日方受害之多，更甚於俄。由日德雙方之夾攻，以造成對俄之威脅乎。況乎日俄果開戰，美之飛機，千架飛機也，西南北歐三方之登陸也，皆爲目前之新形勢而德人苦心焦思以防輔之者。德人殆將傾其全力以謀此登陸之新敵，而一千里路之東線上，德人惟有守而不攻，如是日軍即攻之於西伯利亞，其無所謂日德之夾攻顯然矣。然日人開闢第二戰場之日，德人勢難袖手，不能不稍稍發動攻勢，示日人以實力之猶存，然德軍圍攻斯城之日，日人不起而響應，反於英美登陸之際，對俄作戰，能不爲世界之戰略家所竊笑乎。

如是所謂日俄戰爭即令開始，日本在東亞未必有何勝算，機關在東歐不必因西伯利亞之戰而實大減，所以反攻德國之激烈一如昔日，其爲德人受益之處，除軍制蘇東海濱之兵力一二百萬外，無他可言。英美竭其全力攻德於西南北歐，蘇俄攻之於東歐，是爲盟國既定之策略，除德別有妙算外，決非遠東之日本所能援救者矣。

(三)攻俄戰略之中，日本有其自保作用，歐洲觀察家常謂惟造成歐洲相持之局，使德國維持原狀，即德國之利，亦即日本之利，日本之所以攻俄即在於此，然若人試從另一方面觀之。

日本目前所急須應付之戰場三，一曰南太平洋，二曰緬甸，三曰中國，南太平洋所需者爲海軍空軍與運輸船隻，緬甸則空軍陸軍並用，萬一雨季後，美地中海海軍東移，則此方之海戰恐不能免，至於中國境內目前尙無攻勢可言，然以中國爲基地之空襲，亦爲日所不能不防，此三方所對之海空陸軍力，更使日本有不能應付之勢。假令日本再闢西伯利亞戰場，俄各參謀之滲透阻礙試，所以毀損日之軍艦與商船更現今日爲多，空軍之轟炸，亦視今日爲便，更有美國強大之空軍用西伯利亞爲基地，則日本工業根據地如大阪者，尙難於自保，而滿洲更無論矣。如是言之，日本果與俄啓戰，不獨所謂歐洲之相持不下，非日人之自保也，益以運日本之死亡也。然則日人何爲於四省境內力籌戰備，且有已命山下黑朗爲總司令之傳說乎，佐藤尙何以一再與莫洛托夫見面，戰，非日之自保也，益以運日本之死亡也。然則日人何爲於四省境內力籌戰備，且有已命山下黑朗爲總司令之傳說乎，佐藤尙何以一再與莫洛托夫見面，所要求者爲何事乎，應之曰日本誠有與俄一戰之決心，伺待於佐藤之一再磋商。其所求於俄者，不外俄人應撤去邊境駐兵不以飛機場爲英美之用。然必設障作勢伴爲威脅者，所以逼脅蘇俄使之就範。或其參謀部對於英美利用西伯利亞爲基地之舉，預爲萬一律備，此不得謂爲挑動戰事，乃正所以避免戰爭，與俄人之來攻耳。

如是日德雖爲同盟，日人乃坐視不救之計殆早定矣乎。吾人試細研三國同盟條約文字，則日德之盟，原所以爲對美，非以對俄。日本政府必曰對美之義務，吾已盡矣。對俄軍事之不利，由於德之自取，非吾日本所能代爲効力。即日因蘇俄與英美之夾攻，德難自存，故日本應起而助之，然日本今日已處於自救不暇之地，更何能作從井救人之計。攻俄而力分，反不如盡日本全力於南太平洋，於緬甸，猶可多保殘喘之歲月，然則攻俄而逃亡，不如不攻之爲能優待於萬一也。

七月七日

羅邱會談後之世界大戰略

孫寶毅

羅邱卡洛會議所決定之大戰略，為先擊潰德國，再回師東京。從理論上言之，世界為一個，此次戰爭亦為一個。德日同是敵人，本不應分孰先孰後擊潰之別，但為事實上及作戰上之利便計，暫分次序，自亦是一種打算。但自北非戰心肅清以後，地中海不久可以暢通，此種事實上及作戰上之利便，已有所改變矣。時有同異，勢有可否。而日本在此時期內，已相宜坐大；而我中國在此時期內，亦已更困苦。卡洛所決定之大戰略，應予以相當之修正，固其宜也。

五月間羅邱第五次會議之結果，雖只發表長僅一句之聲明，曰「對所有戰區之未來作戰已成立完全之協議」云云，但會審歷時兩週之久，從可知其間實經過相當之斟酌也。此斟酌如何？即由邱吉爾之德國第一，修正為以同等之力對日作戰是也。邱吉爾言曰：「歐洲與亞洲之戰爭，今後將為同時的，非為依次」，誠可謂一語破的。

我人須知，邱吉爾日夜所打算者，為英帝國之安危，而日夜所慮慮者，為如何集中力量，以進攻德國。是故，彼之戰略思想為德國第一主義，亦即在美國會中所言之「日本之義戰，非即為德國之戰敗，而德國之戰敗，則必然為日本之戰敗。」彼之心目中，美英兩國派軍力於歐洲戰場，俾一舉而兵破希特勒之「歐洲堡壘。」換言之，應儘量卡洛所決定之戰略，而不應中道停戰，然而，美國海陸軍之大半，與其空軍之半，事實上乃展開於太平洋中。此在邱氏觀之，不合於「吾人應遵守之一原則，即吾人之所有要素，必須用於最廣大之可能戰場。」蓋遠東戰場，非為最廣大之可能戰場也，因邱氏認為實有種種困難，一例如遠涉重洋，途程過於遙遠，以及交通之特徵等。

英國輿論，大多強調邱氏之戰言。每日電聞報論曰：「美國某雜誌謂，

今日之戰略為「先擊潰德」，此戰略實乃大部份輿論所同意者也。集中一決定性之力量，於一可以獲得主要決定性之戰場，乃衆所認為正確之途徑也。

因打個納粹主義，乃從日本之野蠻中解救世界之必要條件也。雖然，主要攻勢進行之際，非謂不能對太平洋戰場採取有效之行動。」（五月二十二日）又曰：「卡洛戰言為先擊潰柏林為軸心，因此即擊潰日本也；而擊潰日本，非即為擊潰軸心。任何實質上之修正，將有利於吾人之敵人。」其言論往往反映英國官方之奏摺亦論曰：「破壞日本不一定要擊潰德國，而德國之崩潰，則可知日本之末日。」（五月二十四日）。觀羅邱（解放者）之言，則更為明顯矣：「美方所主張之「太平洋第一」，其最大之理由，厥為中國之處境。（中略）。但所有之理由，不論歐洲第一，抑太平洋第一，皆不健全者也。正確之戰略，惟有根據以下之基本認識，即此乃全球性之戰爭也。是故應選擇一重心及攻擊點。在選擇時，不應依據於感情，而應依據於戰略上之重要性。我人之作戰行動，亦惟有以明確之戰略理由支配之。而現在之戰略理由，一如昔日，仍需要擊潰德國；因擊潰德國，乃擊潰日本之先決條件也。但此非謂在擊潰德國以前，亞洲不能有所動作。」（五月二十七日）。總之，英方認為集中力量於一決定性之戰場，乃卡洛戰略之最大優點。至於同時進攻德日，雖非全不可能，但顯有顯此失彼之虞。值此緊要關頭，英美步調，固應彼此合一，不應中途步入歧路。然而，日本之坐大與深入，中國之困難，東方各民族之苦悶，與夫此次戰爭之大目的，英國豈可不顧及之哉。

羅斯福之面臨，則我人可斷言，非如邱氏之窄狹，况如何洗雪珍珠港之恥辱，乃現時美國人之主要心理。今年三月間，美國民意測驗，其百分之五十三，認日本為主要敵人，其百分之三十四，認德國為主要敵人，鑒於美國

（四）... 羅氏與德氏之關係，應認爲有不再視之爲純粹之日本作役之困難，由於數次戰役之經驗，羅氏固已深知之矣。然彼較爲積極，認爲聯合黨之資源，已大見擴展，足以東向兼顧；且地中海海運線，若按開羅大條件而解決，實可能於最短期間內，以更大之努力，加壓於日本。何況國內一部份高深將領及有識之士，與希德後日之戰略，已表示其坦率之不願衝突。紐約時報政治問題專家克洛登曰：「各界人士逐漸相信，當此北非軸心軍業已肅清之時，說英方其發言人邱吉爾反對羅斯福太平洋之戰，則定遭美羅海軍，尤其海軍之責備。一部份人士甚至質問：美國先對日宣戰，何以軍火向另一方而去？參議員博威於五月廿七日在參院發表演說云：「如先擊潰日本，戰爭即可結束，如先擊德國，則戰爭將永無結束之日矣。」陳氏乃參院軍事委員會之有力份子，爲羅斯福之有力擁護者，且曾聲言建議高將領之意見，故其演說頗值得我人注意也。

政治之特質，此項民意之指嚮，應認爲有不再視之爲純粹之日本作役之困難，由於數次戰役之經驗，羅氏固已深知之矣。然彼較爲積極，認爲聯合黨之資源，已大見擴展，足以東向兼顧；且地中海海運線，若按開羅大條件而解決，實可能於最短期間內，以更大之努力，加壓於日本。何況國內一部份高深將領及有識之士，與希德後日之戰略，已表示其坦率之不願衝突。紐約時報政治問題專家克洛登曰：「各界人士逐漸相信，當此北非軸心軍業已肅清之時，說英方其發言人邱吉爾反對羅斯福太平洋之戰，則定遭美羅海軍，尤其海軍之責備。一部份人士甚至質問：美國先對日宣戰，何以軍火向另一方而去？參議員博威於五月廿七日在參院發表演說云：「如先擊潰日本，戰爭即可結束，如先擊德國，則戰爭將永無結束之日矣。」陳氏乃參院軍事委員會之有力份子，爲羅斯福之有力擁護者，且曾聲言建議高將領之意見，故其演說頗值得我人注意也。

美英蘇對戰後世界問題之看法

徐思

（一）... 羅氏與德氏對於世界大戰之意見，既如上述，但終於相反相成，最後獲得一德全開之結論。其結論爲何？即以羅斯福之戰略思想爲主體，在歐蘇兩戰場同時以同等力量進行戰事是也。但事實上，將來運糧線經由地中海，軍火及作戰物資，歐洲有近水樓台之便，故歐洲戰場仍保留其優先權，而卡諾戰線亦絕未根本推翻也。

今後之世界大戰路爲如何？據筆者推測，大致如下：（一）加強空中攻勢，不但對德義，且對日，作爲最後總攻之前奏，（二）英美盟軍或利用北非之階梯石，或逕向西南歐登陸，向希特勒之歐洲堡壘，同時作數處之進攻，以分散德軍內線之優勢，蘇聯軍隊則在東方響應，（三）目前繼續對日採取逐島或彈島之攻勢，一旦地中海交通線暢通或雨季後，立即進行海陸空軍進攻日本。（羅氏現又作第六次會議，但對此大戰路，似無多大更動。編者附識）

（六月三十日）

一般人公認，上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在軍事方面雖勝利，但在和平方面失败了。爲避免再蹈覆轍起見，我們應該現在就注意於戰後問題。這種說法，無疑的是很健全的。但有一部份人則認爲，我們現在應該集中全部精力於打仗，不應談分處於戰後問題。這種說法，我們可以拿以下幾個理由，回答他們，第一，戰爭與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第二，戰後和平計劃亦是本身一部份武裝，一方面可以團結同盟國本身，一方面可以粉碎敵人的宣傳和陰謀，第三，在戰時就開始討論戰後計劃，才不至於戰後失敗於和平方面；第四，戰後計劃不啻向全世界開明戰爭的目的，其作用可使同盟國戰志愈堅決愈任勞，並因之得到敵天下同情地，而增加其作戰的力點；第五，關於此非的善願事件和政治問題，似乎同盟國關於戰後問題，亦應按事前有所決定，至少應按有幾個大原則，以規範今後的行動。

因爲如此，所以同盟國各國現在大家新起討論戰後計劃。方案之多，有如雨后新筍。雖然，何嘗沒有較爲具體可行的計劃，但是大部而論，都是空泛和含糊的。

我們始終認爲世界是現實的，只有根據於現實，而引出的理論，才是可靠的，不然祇是空談和玄想而已。換言之，戰後計劃問題，我們亦應該以現實爲觀點。

若以現實爲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將來決定戰後世界計劃的，只是幾種強力的戰勝國。軸心國之敗無疑，所以所謂戰勝國，當然是指同盟國而言。（略一段）

我們中國智識界討論戰後世界計劃的時候，應該現實些，先研究一下美英蘇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以及他們將來領導世界到什麼程度，不可閉門造

車的一「種情願」。最近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四號)，蓋而有人主張英美「以其所有之大部分軍用機及巨型軍艦潛艇等移歸國際組織」，就不免犯了這個毛病。英美有主張設立國際警察的，但他們仍認為有許多大問題，還須要各國的軍隊來解決。更何況，海軍是英美的命脈，而英國之所以援助英國，亦因為駭怕英國海軍力量一旦完全瓦解後，美國就有被侵入的危險之故，那末，豈有將來願意把海軍拱手移歸給國際的理嗎？

(一) 美國

美國總統羅斯福氏對於戰後世界計劃，除在原則上，有所啓示外，在其體方面，鮮有所說明。羅斯福有一特性，即為遵守原則。其對於世界和平計劃的大原則有如下：(一) 大西洋憲章八點，(二) 四大自由，(三) 一戰後之和平，須承認全世界均屬近鄰，對於一切人類均持正義。(二月十二日廣播演說)，(四) 須以聯合國國家所同意之人道主義目標為中心。(一月九日國會演說)，(五) 軸心「無條件投降」，(卡薩布蘭卡會議)(六)「同盟國合作到底，俾人類可以享受自由與和平，以及上述經由進步與文明所惠予之空前幸福」。(一月一日新年獻詞)。

羅斯福氏的原則，由美國官方以之為根據，而設計為各種戰後世界計劃。據合衆新聞(The United States News) (一月十五日)所傳，其具體內容有如下述：

一、自由糧食——戰爭停止後的第一個時期中，由美國負起救濟和復興責任。美國又擬實行一種糧食政策，即以糧食阻止革命，並誘導友誼，當然，在停戰後的混亂時期中，誰和美國要好的，誰就得到美國的糧食救濟，誰就該獲得權力。

(二) 國際警察——解除軸心武裝後，成立國際警察，守衛世界各重要地區的航空軍根據地。

(三) 聯合國——建立某種聯合國間的合作和商議機構。

(四) 國際貿易機構——發展世界貿易，去各種障礙。租借法案第七條，會約東各國須和美國商議，使東更自由的發展貿易的方法。

(五) 國際投資機構——計劃設立一個類似國際復興財團的機構，由英美及其他資本國投資，而其主要目的，尤在開發戰後後的部份。

(六) 國際財政機構——類似世界中央銀行，用以平定各主要貿易國的通貨膨脹。

(七) 國際空中運輸機構——空中運輸，將來大可發展，為避免將來各方利益衝突起見，美官方現正籌設一個空中運輸機構。

以上所說的，就是美國官方計劃者心目中所設想的戰後世界的輪廓。其中有一點我們可以注意，就是很少含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國際聯盟之類的政治最高組織，而注重於糧食，國際警察，貿易，投資，財政，運輸等機構。美國計劃在本年內邀請三十八個問題，舉行五種會議：(一) 糧食會議，(二) 幣制會議，(三) 難民會議，(四) 救濟及復興會議，(五) 衛生及運輸會議，於此可以見出美國對於戰後世界計劃的趨向了。

國際政治最高組織，或許有意不談，以避免引起糾紛，在他們看來，類乎此類的組織，將來自然而然的會在目前的聯合國組織中產生出來，因前途變化無窮，所以在目前還不如把握較實際的問題。目前聯合國組織的情形是如何呢？將來發展的趨勢是如何呢？我們不難可以想像出戰後世界最高機構的究竟來。

美國官方的戰後計劃，既如上述。但是於戰後，美國老百姓是否願意這樣？工人是否願意降低他們自己的生活，以救濟他人，或開發世界的戰後部份？商人是否願意為了國外貿易的管制，而放棄他們的私利呢？農人是否願意犧牲好價錢，而謀世界農業的普遍發展呢？最後，美國獨立主義是否會東山再起呢？老實說，這許多問題，誰都不敢加以肯定的回答。還須看將來的演變如何了。

名麻論家李普曼說道：「戰後的和平方式，其適用性之大小，將來決定於美國之願否參加。和平的方案愈寬闊，美國愈會參加，美國愈參加，則和平方案愈圓滿。」又說：「專門說戰後美國人，要他們對歐洲之安全與復興感到極大之興趣是不夠的，一定要徵得人士，先對自己的安全與復興，採取英美的措施，給美國一個切實而完用的期望」。(三月十二日紐約前條論壇報)

【美國前重返孤立主義】
換句話說，由於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特質，美國對於戰後世界的態度，不能超過以下兩點：不能對戰後合作，予以過度的保證，亦不會對任何有益於世界的建議，予以冷酷的拒絕。

(二) 英國

英首相邱吉爾氏，則是一個十足的現實主義者，在他的眼目中，所見到的最大的東西，就是英帝國。他對於戰後世界問題的意見，於三月二十一日他的廣播演說中，說得最明白：「應產生歐洲委員會及亞洲委員會」，「德義兩國屈服後」，「第一件實際工作即集中於設立歐洲委員會」，此項會議之組成，「在大國之外應有若干國家之集團或聯邦」，但主要的為英美法三國國家，「此等一切必可與英美法三國之永久利益相合，如無彼等同意與一致之協議，此一切自無法完成」，「在目前不應討論「技術問題或作疆界之爭辯」，亦不應「轉移注意力於涉之和平以及尚待爭取之膠利之果」，而「須以一切努力置於戰爭方面」。總之在他的頭腦中有以下幾個概念：英帝國，區域，大國，勝利第一。

所以在邱吉爾領導下的英國政府，沒有具體的戰後計劃方案，不肯更進一步確定和平目標，我們是很容易瞭解的。因為在邱吉爾看來，戰後計劃的擬定，總是充滿着許多困難，或許有破壞同盟國統一團結的危險，所以還是以打退為第一，不談，個個難，比較要聰明些。此外，英國有一個普遍的心理，就是認為英國的前途，有賴於美國所採取的國際政策，所以若不以美國的態度為轉移，而英國先發表具體方案，使自身受其約束，實在是一種不智之舉。

我們既不能從官方得到戰後世界的具體方案，我們只有從各黨團所先後發表的各項計劃中窺索了，他們的意見雖有出入，但比較政府要明確些，例如工黨，曾列舉國際集約安全制度的條件，(一)侵略國必須解除武裝，並且必須永遠不得武裝，(二)需要重建國際機構，並附設其必需的司法，行政及立法機構(三)必須以承認各相關國之情形為基礎，即軍器及軍隊

的管制須由國際機構直接統制，(四)必須承認各國享受安全及獨立的合法權利。經濟方面，則主張戰後實施經濟協作，共想設計投資，分配及原料的利用。自由黨也主張集約安全制度，希望成立國際團體或世界聯邦，以處理一切國際糾紛，監督和統制航空，並創立國際警察，經濟方面，則主張設立國際政治的國際經濟機構，用以調整匯兌率，及保證貿易的平衡和投資利潤，並希望由比機構協助戰後的醫藥。至於保守黨則對於政治問題，還未曾表示過意見，至於經濟方面，則認為個人努力及私人企業為各種事業的鎖鑰，每一工業應為其本身業的設計者，政府的經濟政策，應當由工商及勞工代表所組織的工業會議加以指導。

其實，關於戰後世界計劃。不論政治經濟方面，英國的問題，不但比美國多些，並且更複雜些。譬如說，一提到英帝國，不但英國人自己感到頭痛，就是其他國家也覺得討厭。英國於戰後，自信心更強，尊嚴心更大，是不願意有所讓步，或喪失一些主權，以建立一個新的世界制度？我們從英國對戰後問題的態度中，可找出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英國人的心目中，最緊要的是他自己，其次才顧到他人。他們所最切的是國內的改造問題，而並不十分注意國際的改造問題。而所謂國際問題，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是德國問題，他們認為整個歐洲問題的解決，要看德國問題的如何解決。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更接近於歐陸，以及他受德國的苦頭最大的緣故。在經濟方面，最重要的是國際貿易問題，因為他是靠此活命的。他們認為一切須靠英國自身有無辦法，(「英國對世界的成就，大部須看英國在國內所能得到的成就為如何」，(見卡爾，和平條件)。他們認為國際合作，尤其在經濟方面，是與國內社會經濟制度互相關連的，所以他們最注意的是社會經濟問題，而不甚重視政治問題。對於社會經濟制度，他們認為英國能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可以得到一個中庸之道，例如經濟學人報主張即主張將來的經濟制度，應以其一半力於滿足一全國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其另一半力於從事於以營利為動機的自由經營。他們認為英帝國各自治領和殖民地是世界上的一種政治經濟的團結力，和安定力，所以應加強，而不應該折散。他們認為目前最要緊的應儘可能先取得對美合作，然後

設法對蘇中合作。據言之，國際的機構和合作，應逐漸的擴大，比較在開她時即成立一個大子的國際制度，更見於見諸實。

這一切的態度，亦可以說是由於英國的民族性產生出來的，英國人本來是現實的，功利的，自尊的，自私的，妥協的，保守的。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他們往往很少受其他國家的影響，每根據自己的傳統和經驗，尋求自己的解決辦法。對於戰後世界，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計劃，或個人實在很難瞭解，他好像怕把他的心事表露出來。

(二) 蘇聯對戰後世界的態度

蘇聯對於戰後世界的態度爲如何呢？無可諱言的，蘇聯是現實的，同時是懷疑的，由於過去的歷史，英美不會立時忘掉所謂赤色恐怖，蘇聯亦不會立時忘掉資本主義列強有聯合起來反對蘇聯的可能性。但是由於這次戰爭，這種觀念無疑的有所改變了。蘇聯當局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即是一個例子。蘇聯和英美的戰爭目的，可以說是相同的，他們都是在打倒侵略者，而不使此種人類悲劇再度發生。但兩方戰場迄今還是沒有連接起來。而蘇聯對於戰後世界，亦是出於一種現實的看法，他不注重於理想，而注重於實際，認爲世界烏托邦在目前實屬不可能，而世界的和平須由強大的英美蘇，予以維護和監督。

英美認爲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蘇聯亦認爲他的政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他們都希望他們的制度推行於全世界。但是我們看不出兩者必定會衝突的道理，因爲我們可以相信，史大林不贊成蘇聯干涉他國的內政，他認爲社會主義是可以在一個國家內實行的，但是我們亦可以相信，史大林是贊成以蘇聯的政制爲榜樣，而希望其他國家自動採取。

一般人懷疑，蘇聯把德軍驅逐出國境後，不會再進一步。老實說，這須要看以後的大局如何演變以爲斷。蘇聯現在已認識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共同的敵人。英美欲援助蘇聯以及今後的開闢第二戰場，實已打下了英美蘇合作基礎。將來究竟如何，雖然還不明顯，但是蘇聯不會拒絕戰後的國際合

作。不過在他還沒有清楚英美兩國對於戰後世界的真正態度以前，是難於其有觀察和懷疑的態度，而作自己的打算。

過去大家感覺到蘇聯和英美，雖然是面對着一個敵人，然而打的是兩張仗，但是現在自從北非戰事結束後，蘇聯和英美的戰場，漸漸接連起來了，這種感覺自然會漸漸的消滅。過去英美蘇互相不信任，但是平心靜氣而論，三國都有錯處，今後三國只要進一步的密切合作，我們相信可以漸漸忘記過去的一切。

在目前我們想知道蘇聯對戰後世界的具體方案，則是很困難的。我們只能斷定蘇聯願意戰後合作，願意相當的調整他的政策，但不願意改變他的基本體系。(略一段)

英美蘇三國對於戰後世界問題的看法，我們已經略述於上。我的用意，不過在供給我國智識界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一些參考的資料，並希望不要離開現實太過。總而言之，在討論戰後世界問題時，我們須認識以下幾個現實：

- (一) 國家觀念，每盛過於世界觀念，各國大多以自身作打算。
- (二) 世界政府，不能一朝成立。
- (三) 世界機構，雖應力求盡善盡美，但不能干涉各國主權區的自由。
- (四) 世界警察難應創立，但有操縱於一二強國之手的危險。
- (五) 種族平等觀念，不易立刻變成。
- (六) 國際合作雖屬可能，但各國不會放棄其國家民族主義。
- (七) 世界法庭有成立的可能，但各國不會讓與其主權。
- (八) 國際經濟政策的障礙，有祛除的可能，世界貿易及原料的取得，或可平等享受，但以不降低各國的生活程度，及不危害各國的利益爲限度。
- (九) 世界新秩序，必須建立，但各列強的既得權益，不易清算。
- (十) 大國與小國，戰勝國與戰敗者，不易平等待遇。

(五月十五日)

國際和平之障礙

楊永乾

一九四一年歐戰之起也，其範圍雖限於歐洲，而參戰者有三十國，動員之人力逾六千萬，財丁之傷亡，殆三千萬，物力之損失，不可數計，此慘絕史乘之悲劇，孰料其重演於廿年後之今日也。

此次歐戰前後之過程，大體言之，頗有類似上次歐戰之與，如戰前之秘密外交也，壁壘對峙也，與夫德國之初舉海軍也，最令人懷念者，即一九一八年美總統威爾遜氏之十四原則與今日之大西洋憲章是也。美總統威爾遜氏目擊當時人類屠殺之慘，不忍其復現於來日，故有以民族自決，減縮軍備，海洋自由，國際聯盟等十四原則相號召，當時各國政界因身受劇痛之後果，亦未嘗無和平相視之誠意，惟不旋踵而大戰又起，戰事尤廣，屠殺更慘，此殆為威爾遜總統始所未及也，夫西洋憲章之能否防止今後之循環戰爭，或將如威爾遜總統十四原則之一無實效，此為舉世人士所深念而不免於惴惴者也。

歷史家將上次歐戰之起因，歸於秘密外交與軍國主義，實則此為當日事實經過之說明而已，所當窮究者，則秘密外交與軍國中發生之背景何在？此秘密外交與軍國主義二者，何以不能因威爾遜氏之十四原則，而予以清除，致重演今日之殺戮，此為吾人所當致思之問題，亦本文所願明辨者也。

歷史上對近代影響最大之事件，一為十五世紀末葉哥倫布之發現美洲，一為十七世紀之工業革命，因美洲之發現，使歐人之眼界為之開闊，神志為之一新，鬥爭之目的為之不斐，易言之，因美洲之發度，使歐人改變其過往宗教之爭，信仰之爭，而轉致力於殖民地之爭與異族之統治，此殖民地之爭，隨歐洲之工業革命，而益趨惡化，蓋工業愈發達，對原料之供給，市場之需要，則尤為迫切，兩者互為因果之關係，所以形成歐洲之近代文明，經濟組織與世界之控制，然因之亦促成歐人之自相殘殺與循環不已之戰禍，蓋占有殖民地之國家，可高在上，下有奴役之人民及無限之資源，則其不勞而獲之利益愈大，是歐人所謂拼全力以求之也。

此殖民地爭奪之初期，為歐人間之相互搶奪，其最顯著之國家，有葡、西、荷、法、英語國，操後之勝利者，為不列顛帝國，當時德義等國，內困於封建之剝奪，外苦於強敵之侵凌，待一八七一年統一大業完成之後，而殖民地分配之局已定，不列顛之海上霸權已固矣。德義為分一杯羹計，勢非削弱大英帝國不可，圖奪其所佔者為己有，於是拾以強大之軍備，準備之外交，為爭奪之具外，殆無他法矣。一九一四年歐戰之起因如是，目前大戰之原因亦然，所謂希特勒之第三帝國，意大利之羅馬

帝國，復活，日本大東亞共榮圈者，其名聲雖異，而搶奪之目的也。因殖民地問題，而引起國際間更熾烈之鬥爭者，為十七世紀民族自決之原則。各殖民地人民處於多年積壓之下，身心所受之痛苦，未嘗一日或忘，此自決原則，不啻與以熾哉皇哉之反抗之口實，而促成殖民地人民反抗之良機者，又為帝國主義開自身鬥爭之結果，不惟對殖民地之監視愈密，更須仰賴其人力物力以資作戰，而此久也者，豈不得一逼之殖民地人民，於機遇到臨之際，誰不欲去其桎梏，而活躍於自由天地之間。印度革命領袖尼赫魯氏謂大英帝國已為日落西山之帝國，吾人雖不願遽作此論斷，惟殖民地問題，已因時代之演進，各大帝國不能仍憑以往之觀點，視為一己之囊中物矣，由今日之慘痛教訓，為奠定未來國際間之和平基礎，殖民地問題之合理解決，其首要也。

促成過去戰爭之發生，阻礙未來之國際和平者，除殖民地之爭奪外，尚有所謂經濟因素。十七世紀工業革命之後，隨機械工業之發展，致原有之家庭工業，日趨沒落，工業組織，益形集中，生產之權，操之少數，工業利潤，歸諸私人，陷多數人民於飢寒之塗，形成社會間之貧富懸殊，釀成勞資之尖銳對立，此即布爾希維克黨人嘲罵並欲推翻之資本主義社會也。此資本主義之經濟制度之流毒，除勞資間之鴻溝外，更招致國際間之無窮糾紛，蓋資本主義下之經濟原則，為擴大生產與貨物暢銷，生產之數目愈大，其所需要之原料愈多，貨物之銷售愈多，則所仰賴之市場益廣，此原料與市場之爭奪

戰中戰後之中美關係

大西洋月刊

美國對太平洋戰爭之態度，發生許多困難問題。我人必須小心謹慎，以維持我人與我人盟國間之友誼。美國過去所習見熱鬧者，為歐洲，是故當我人討論我人與中國之關係，以及與日本之戰爭問題之時，但當一發生某種之迷感。此事雖不足大驚小怪，但當一發生某種之迷感。即我人與我人亞洲盟國之間，並無共同之意識的陣線是也，因我人不能完全認識我人之必須擊潰我人之敵人。

對中國之懷疑，以及對日本之不願予以徹底之潰滅，充塞於所有對遠東戰爭之討論中，此種態度之所以起，乃由於吾人誤認亞洲為一體，而所有遠東各國乃相同者。

其實，亞洲之人民，亦社會、政治、及經濟生活方面，大不相同。我人必須牢記，何以中國為我人之友人，而日本為我人之敵人，並非一偶然之事也。中國天然地為我人之朋友，而加入我人之陣線者，因中國乃一偉大的，喜愛和平的國家，而正在進行民主之革命也。

雖我人在初期，屢告不利，但中國仍繼續奮鬥，因彼等有一革命信仰，即美國所贊成之民主是矣。換言之，中國感覺與美國合作，始有建國之機會，而與日本合作，則根本無以立國也。

對於中國或日本，我人不需感情用事，適得其反，現實主義無不此更需者矣。中國人民所遭受之痛苦，深且大，彼等或公開或暗中，對彼等所獲得之待遇，表示真正之不滿。事實已明白顯示我人，得一興起亞洲之政治情緒，予以認識，實為維持友好關係之主要條件也。

一印度之將來與中國之將來，密切關連。一中國

國希望民主國友人幫助其戰後建設。如不予以幫助，我人亦將自力而進。此戰後計劃，據宋子文所言，類似於蘇聯之五年計劃。

美國之廢棄治外法權，預示中美關係之前途。雖克洛克和勃斯於紐約時報論曰，中國對美國批評太苛，因美國如願出賣中國，固可隨時與日本取得和平也。

認為美國之所以和日本處於戰爭狀態，乃因美國拒絕接受日本征服中國之故，此種說法，誠為動聽極矣。是謂言之，中國人應感謝我人尚為聰明，不安排一運東亞尼里，以及堅決折衝美國權益之被破壞。虛不知此種見解，實掩護了實在之情形。彼受日本之征服中國，而與日本取和平，實然可收為一塞尼里之協定，亦誠然可保護美國之權益，一如塞尼里協定曾保護英國之權益者然。但李普曼要求中國人，不但感謝謝美國不繼續姑息此不可姑息者，且應認識此顯著之事實，以保證我人之善意。

事實上，從未有一機會，可以保證我人之善意。軍閥統治階級，存在一日，即一日無與日本和平相處之機會。我人若以日本之軍閥統治階級，國家資本主義，封建的農業，對西方之債權，救世主義，和侵略之熱中，與中國之民衆，初起之資本主義，集約的灌溉農業，和對西方思想制度之敵視，互相比較，我人即可知所進從矣。我人亦不能希望，中國將來成為遠東強國後，不為其本身利益打算，但其間有一機會以調節中美之利益，則無此機會之事實也。然而若與今日之日本來往，則無此機會。

對於中國之懷疑，由於對遠東之無知，亦由於恐懼強大之中國和蘇聯可能與起侵略之傾向之故。

，因資本主義之發展，而愈形需要，亦因此也。戰爭愈烈，設吾人將近五十年來之一切國際關係，予以推究，可謂無一非原料與市場之爭，因自資本主義者之立場視之，原料與市場二者，乃其國生命之所繫，必誓死以擁護之者也。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原則，其令人不平等者，不僅為拒絕他人之共享，且為弱國之任意榨取，彼等雖然以上國之尊嚴，支配弱國之資源，干涉他人之工業，蓋彼等之目的，除資源之獲得外，他國之經濟情形如何，人民之痛苦如何，則無所預備。其顯著之實例，莫若戰爭以來日本意欲中之中日關係，乃構成於農業中國與工業日本之基礎上，其資本之意，中國之未來榮榮，乃在於以原料供給日本，及為日本工業之銷售市場，彼等不憚借之實論，重形諸行動，若指定我華北煤產區域之分配，干涉我國之交通運輸，即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所招至之亂源也。

歷史家將人類之進化順序，區別為游牧社會，農業社會，封建社會，商業社會，與今日搖搖欲墜之資本主義社會，上述各型之社會制度，皆因人類之進步，已為過往之階段，此資本主義社會之經濟弊端，能否因此次大戰而去除淨盡，或將存之以為未來國際戰爭之星火，亦日視今日各國政治對戰爭悔悟之程度如何而定。

對戰爭有直接關係，而每為人所忽視之另一因素，即世人所稱羨之英雄是也，夫英雄觀念之產生，緣於戰爭，然戰爭之來，亦多源於英雄思想，西洋史中若為其頓之勃興，若拿破崙帝國之建立，若

因之不顯擊黃日本。因之產生一種理論，認爲地理之舉，爲維持一強大之日本，用以阻遏我人目前盟友之可能之野心。此種理論，實中德兩國地略學之奇。

此種美國土產之地之學，實可證明，錯認亞洲人民爲一個民族和一個社會之危險。尙幸遠東之戰爭，其原因與西方並無二致，但亞洲人民之大部，曾隸屬於西方帝國主義，所以我人發覺，甚難接受某一國家之獨立，如中國，而不牽連及其他國家，如印度。

對亞洲之政治態度，如不反映於戰略方面，或不如是之驚人。認爲供應之所以不與中國，乃因物資不勝之故，如聯合國之間有一統一指揮和共同戰略，此種說法或可更令人致信。是故，目前仍有理由可以相信，中國驅逐之所以被忽視，不惟純粹軍事理由，尙有政治理由在焉。

我人不可低估調整我人與一興起的亞洲之困難，但我人如抱其所持之結果，則屬萬幸之極。以英美之方式，按照邱吉爾之計劃，即由美國先幫助英國於歐洲，再由英國幫助美國於太平洋，則欲打擊此次戰事，將爲長期的，浩費的，且可保證必喪失和平。

我人之難題，乃由於不確定我人和遠東盟友之未來關係。我人之遠東盟友，爲中國與印度，以及居住於我人以太平洋洋地之數百萬萬民衆。大英帝國或可相信美國對殖民地並無領土之野心。但美國能否信任大英帝國對殖民地的亞洲，其思想與美國一致乎？美國之思想爲如何耶？

顯然，在我人開始擊敗日本之前，必當需政治上的困難。是說，美國在太平洋之戰，實可完全證明，尙少某種中國所要求之事物，即一聯合行政委員會，用以分配各國間戰中戰後之正義與執行法律與秩序。

太平洋區域，不僅包括一興起的亞洲一而已，且包括烏拉爾以東之強大的新蘇聯。中國於蘇聯間

之關係，甚易成爲決定遠東工業和發展之因素。美國與中國之未來關係，可影響美國與蘇聯之關係，以下之事實，甚爲顯然：即中國只能轉向於海洋，而可從海上統制之時代，已屬過去矣。一方面與中國維持友好關係，一方面與蘇聯維持惡劣關係，乃不可能之事。但目前已有一良好之機會，如我人願意充分利用中國潛在之政治軍事力量，我人即可同時發展兩國之友好關係。有鑒於將來之政治攻勢，此種友好關係，更屬亟需矣。

我人可期待此種攻勢，將層出不窮，而趨向於一遠亞瑟尼里。日本希望取得打得火熱，愈久愈好，以便彼鞏固其帝國，而取除此戰爭之最後勝利。當是時也，彼將呼籲對戰爭已起厭感之國家，以接受彼之條件爲基礎，與彼講求和平。彼又將對早已主張維持一強大日本以牽制中華人士呼籲，彼希望此外又加一大批對戰爭厭感之美國人。並且，美國愈不依賴於以前從東南亞洲輸入之原料，則此種和平愈有出現之可能。

日本能否鞏固其帝國？根據過去之經驗，日本頗能發展政治上無堅強抵抗之區域，如高麗、台灣及滿洲，彼已相當成功。在中國，則因遭遇堅強抵抗，所以彼已失敗矣。日本不能充分利用中國之人力，而人力爲彼所最最需要者。彼已被漢所企圖奪取之市場，彼已貧乏一個國家。彼之以戰養戰之各個經濟計劃，可能使彼自趨滅亡。但彼彼自趨滅亡之期尚遠，我人惟有劃結及發覺亞洲人民之政治抵抗力，以促成之。

大抵仍依我人我人在太平洋戰爭中，其進展，政治攻勢之形成，爲軍事攻勢之條件。但除非美國能一未來之世界，然後政治攻勢始有鞏固之基礎。美國在未來之世界中，爲一正式之權力平衡者，而與大英帝國合作，建立一世界帝國乎？抑爲一世界政府之一份子，而與中英蘇三國聯合乎？美國對此，應即有所決定。（原文見該刊一九四三年一月號）

羅馬帝國之覆滅，若十九世紀初利拿翁之著作，何以不識於英雄觀念。就歷史往例言之，古今中外外公忠謀國，明習機變之士，於國家危難之秋，不顧身，患而忘私者，固亦有人。然若宋之岳武穆，明之史可法，與意大利之加里波利的其人，習艱難困頓中崛起一時，未嘗有掃掃之功，而皆入心目中所謂崇拜者，則爲立功樹德，殺人盈野之英雄也，此種習俗也，則斯地斯廣，殺人愈多者，其爲後人崇拜之偶像也，愈愈者，吾人此言，並非抹殺一切有功於人類之英雄偉人，然崇拜一人而爲公乘之英雄，不知世界人類之爲其所崇拜者幾何矣。

英雄觀念之重心，出發於一己之權威，而國事之前途，國際之和平，每因之而予以斷送，十九世紀之拿破崙，一九一四年之威廉第二，今日之希特勒，其彰彰較著之例也。據云希特勒因不願其將領忠告，對蘇聯作戰，一九四一年之冬季，因蘇聯而殲滅之將士，達二百四十萬之衆，直至今日再獲三場，希氏猶自信命運之神，已選彼爲完成此次最後勝利之一人，皆一已威信之英雄觀念實爲之，易謂言之，亦國際紛擾之所由生也。

總之，當德蘇兩敵於非洲，東失利於蘇聯之際，日本復挫折於所羅門羣島，未來戰局之變化如何？吾人非軍事家，不願多所臆測，惟同盟國於苦戰四年之今日，已立於不敗之地，可斷言也；於此勝利可期之際，各國政府多注意戰後和平之檢討，若大西洋兩岸，尤爲重要，士人所關注，吾人深悉大西洋兩岸，仍如歐戰結紮十四年以來之無補實際，重演他日之戰禍，故願將帝國主義下之殖民地政策，資本主義下之經濟制度與獨裁政權下之英雄主義三者對近代戰爭之因果關係，略予闡述，深望各國政府見之政治家，能摒除自我權利之情感，則國際和平之可期，方不至如河清之難俟也。

艾登論世界和平目標及對中國之保證

(三月二十六日在馬里蘭州議會之演說)

英外相艾登於今年三月下旬訪美之際，英首相張吉爾發表一篇演說，闡明英國對戰後問題之態度，其中不但未提及中國，且有擊敗德國後，英國局部復員之語。美官方人士，對此頗表詫異。艾登爲補救張吉爾之忽略，及祛除美方之懷疑計，特在馬里蘭州議會發表演說。

我國報紙雖曾予以揭載，但俱屬摘要，茲從倫敦泰晤士週報（三月三十一日）覓得全文譯出於後。

編者附識。

貴國總統，諸議員等對我所表示之親切之禮待，可謂無以復加，吾等曾共謀而後，雙方頗滿意於所得之結果。在我一生中，因任務使然，曾數

次訪問貴國首都，但余深信其價值無有逾於此次者。

吾人所以宣戰，乃用以保護條約之神聖也，戰爭之潮流，雖時有起伏，但我人維持此項高尚目的之信念，則始終清楚堅定而不渝。

吾人曾歷過黑暗時期，如教訓爾克及以後最過，可謂最黑暗者矣。自有

史以來，此乃第一次，吾人瀕臨於國家之滅亡。每一恐怖，俱有加諸吾身之可能。吾人蹈水火深火熱之中。但此種存運之試驗，增強吾人之體力與心智，並給予吾人同舟共濟，堅定忍耐與刻苦生活之新精神。吾人於當時獲得一新認識，即吾人之國家生活之如何可能是也。吾人亦永不忘記，當吾人需要

一行動，使吾人深信決能生存之際，汝等適於此時給予我以同情與實際援助也。

吾人單獨在德義之年，吾人仍冒極大之危險。吾人保證希臘人民，而世界亦未不...

人終歸失敗，但吾人對此失敗，從未感覺有絲毫之愧色。

於一九四一年，吾人以同樣之精神，重開捷線。請中國不必誤察吾人。吾人將不忘其多年來如何竭力抵抗侵略。中國從無與敵人談判之意，且中國已不復立於孤立之境矣。將有一日，滇鐵路可以重開，貴國（美國）與我國

（美國）逐日所出之供應品，源源運入中國。

法國崩潰之時，吾人運往該國之物資喪失殆盡。吾人若欲重裝備吾人之軍隊，或增強吾人之武力，則吾人之生產力，似不足以語此。適於此時，租借法產生矣。新世界之豐富資源又一度召請，一以匡正濟世界之平衡。

於此時也，吾人始最後明白與深信不疑，吾人並非爲孤立無助者。

租借法起初爲單方面之運輸，但現今已大不相同矣。租借法已成爲聯合國戰時努力之機構，類如軍事方面吾人陸海軍之聯合戰略計劃。租借法現已不復爲單方面之運輸。每國以其所能輸出及彼等所需要者給予他國。

美國雖仍爲民主國之最大兵工廠，但英國現亦輸送供應物於蘇聯，於其他地區，於駐在海外之美海軍隊，甚至於美國本國。如吾人樂意於在共同之

努力中，担任一份子，則吾人對吾人所已接受者，當亦表示無限之感謝。

聯合國之海軍與海軍現正並肩作戰與共同生活於五大洲之上與七海洋之中。彼等於戰爭中所學習之友誼，應在和平中如何珍重而保存之。

兩次大戰之開之時期中，愛好和平國家之聲望，誠屬卓越，但彼等之實行，則頗有閉門者。如有一敵國為吾人從數年之不幸中所學習而得者，則必為吾人不應開門者，而不願鄰邦及對街所發生之事件。無一國家能對其邊疆，而希望獲得安全生活者。吾人不能自願繁榮，而其鄰國窮困，或此半球和平而他半球戰爭。如吾人試如是為之，則吾人必將重復回到世界戰爭之老路。吾人從不能在堅強保衛之國家保護之內，謀得安全與繁榮，吾人惟有盡最大可能之合作，始能謀得之。聯合國家，尤以英美中蘇四國，應在戰時與平時，共同行動。

和平日標中之最大者。厥為保證以後租界不法之領袖不再能誘致其人民作戰，以及不再能使世界陷入悲慘之境。因之吾人必須對愛好和平民衆予以保護。

是故吾人必須謹慎保護及維持任何吾人所已處置之解決辦法。有一事我認爲最爲主要者，即文明國家不應再容忍條約之片面廢止，因此種舉動乃破壞國際安定生活之基礎，而此種生活爲吾人所必須恢復者。

吾人必須作戰至最後勝利。吾人必須決定共同採取其種少隊，以保證德義日不再能起侵略。苟吾人有志，事必竟成。吾人誠如是為之，吾人應履行和平之第一條件。

我利用今日之機會，再申明如下，吾英人與任何國家，並無秘密條約之締結，我英人亦無意於擴大我人之領土或增加我人之屬地，以爲此次戰爭之結果。我不列顛聯合國已在合作之思想中長成。其某部分——即自治領——已享有完全之獨立，其他部分亦正向此目的進途中。吾人之敵人對此次戰爭之看法，與前次無異，即認爲此種大聯合之喪鐘已響矣。但世界上決無此事發生之可能。不列顛聯合國乃一自願之聯合，其東綽勃乃各人民與民族之意志也，彼等有共同之過去，及攜手同行之共同目的。彼等並非靜止之社會，而對改革與將來，具有畏縮之感。適得其反，不列顛聯合國，乃善於繼續發展者也。吾人由於吾人之錯誤，深知如何改進與學習。不列顛帝國乃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產生自治領之概念。

此乃世界上完全新鮮之觀念也，但我人深信此項觀念必能援助我等達到我人之共同目標，此目標爲何？即在法治之下，人類之自由與自治是矣。在此種精神之下，我人應治理我人之委託者，領導其人民，使成爲國際社會中之健全份子，此乃我人之責任，亦我人所保證者也。我認爲不列顛聯合國

之原則，並無應用上之限制。彼等與我人所爭取之世界，以及與我人所希望之世界，實不可分離。

今日之戰爭較以往之戰爭，尤爲慘烈而不可分開。貴國之敵人，即歐區之敵人，歐國之危險，即貴國之威脅，亦即對中國與蘇聯之威脅也。諸無畏者。非至吾人之一切敵人無條件投降之日，吾人亦不放下武器。吾人欲與日本清算之意，並不至於貴國及我親友中國。非至生長於太平洋中之禍害，消除滅絕之後，吾人決不寧息。關於此，吾人將與諸君合作到底。

一國之防備即其他各國之防備，安全與和平實屬世界之可貴。我人共同之安全，有賴於吾人運用極強之力量，以對付任何侵略者，亦有賴於在戰爭中所應用者，在將來之和平中，亦更加力應用之。我敢斷言曰，今日英國之男女，咸當以下列之事實，即彼等生活於與彼等鄰居相同之世界中。

惟有在充分力量爲後盾之國際制度下，個人之事業與自由，始能獲得保障。上次大戰後，國際制度之背後，缺乏力量之支持，遂使獨裁者獲得勝利。此乃大眾所當言，而鮮少被提及及注意者。在一方面，吾人之中有俾得小及貪婪之民族主義者，此主張先破壞其本國人民之生命，然後滋養及其鄰居。在另一方面，則吾人之中有抱自由國家密切聯繫之觀念者，此自由一詞，如英國及貴國所瞭解者。吾人深信，惟在此種組織之下，個人始能發展其權力至最高點，而其靈魂始能稱爲自己之靈魂。吾人又深信，因世界不能組織此種機構，所以在吾人之時代中，暴發兩次戰爭。如吾人不能獲得共同之立場，俾得在現時建築此種機構，則我人將不能獲得勝利，此乃可以斷言者也。

吾人將來或可同意新國際機構，必須有充分力量爲其後盾，始能有成功之希望。即由一國或兩國自告奮勇，以保護和平，亦無濟於事。此工作必須由英美蘇中及聯合各國合力之。

貴國真正驕傲之處，乃在其行動及思想之廣大，勇敢與勇氣。但彼等亦不能尋出我英人之爲僑民見識所約束者。在共同實行此項事業之時，故將發覺我英人乃一忠誠與有價值之伙伴也。彼等堅強果斷，能力充裕，精神活潑。吾人共同之工作，雖甚艱難，但以吾方言之，吾人願以吾人共同前進之伴侶爲榮。團結我大同盟之各國人民者，非一面國旗，一個政府，一種語言也。我人有一護照：自由是也；有一目標：全面與無錯誤之勝利是也；有一宗旨：公正與永久之和平是也。

三、保成說

十三、聲實常住，顯聲者為異之目的故。

註：聲本常住，其所以顯現不同之音者，乃顯聲者，各有目的之不同故，例如音者之發音，其目的不在乎聲，而欲以自己之意思，傳達於他人者也，若無實在之聲，（即觀念之實在常住，）則隨發隨滅，吾人之意義，何能傳達於他人乎！

十四、於一切處，為同樣故。

註：例如吾人說馬時，於一切時，一切處，無論何人聞之，皆作馬解，未嘗稍異，若無常住實在之聲，則不能如是也。

十五、無數量故。

註：凡所作之無常物，第一次所作，與第二次所作，常有數量上微細之差異，獨吾人說馬與馬時，無有差異，換言之，即無數量之區別，此蓋有為之常住聲，於茲顯現故也。

十六、無原因故。

註：凡物之破壞，必有原因，於聲不能見其破壞之原因，故聲實常住也。

十七、非對於所聞性，而說明故。

註：吠陀有聲由空氣而生之說，反對派執之，謂吠陀已說空氣為生聲之原因，即有始，有始者應有終，聲論派對此，明吠陀由空氣而生之聲，非對於所聞性而說明故，換言之，即前者為無意義之聲相，後者為實在不變實之觀念之聲也。

十八、加以相顯故。

註：加以吠陀有觀聲為常住之微相，如說，「依不變常住之聲」之類是也，又以待緣顯現，可以證明聲常為是，而聲無常為非也。

要之，聲論派之聲論，雖單言聲，實則於聲之外，主張思想實在之常住，為其意旨，其所以名之為聲者，仍是因墨覺害時代謠言之信仰，即於此等認為無限審意，加力而成，此等意義，與真言佛教，甚有關係，至主張思想實在之常住，又與希臘哲學之羅果斯（*Logos*），甚有相似之處，是誠有興味之問題也。

又聲論派之論究法，通例為五段論法，第一，提出論究之對象，第二，提出對此之疑問，第三，介紹反對派之意見，第四，出駁擊之後論，第五，提出最後之極成說，上譯之聲論，乃為省略前二段論法，而以後三段論法，為論究者也。

第三節 聲論派與論理派聲論派之關係

一、聲論派與論理派之關係

現有一問題，即聲論派之論究法，與論理派之因明，孰先孰後？究竟聲論派，因明論理派者耶？抑論理派因聲論派者耶？依下述之理由，可信論理派，係繼承聲論派之論理思想，而加以發展者，其理由如次：

一、自吠陀與辯論完成以後，從理想上系統觀之，聲論派成立較論理派為早。

二、聲論派之聲論，辯證法，及其術語，大致均不確定，然于論理派，則皆歸確定。

三、聲論派立量有六：即現量比量譬喻量義理量無體量等是也，論理派僅立四量：即現量比量譬喻量，在印度論理學史上，凡立量愈多，其發展之程度愈幼稚，以是知聲論派為先進，論理派為後起，又論理派之尼夜耶經（*Nyāya Sūtra*），仿學世傳量論（*Śāstra*）多分量無體量之名，而批評之，說吾人所知立定等量者，他派無之，惟聲論派六量中，始有義準量與無體量，使尼夜耶經，或即對聲論派而批評歟。

四、摩訶論派常任論，論理派起而反對之，立釋無常論，入楞伽經云：「波尼出聲論，阿又波太白，一波尼者，文藝派也，阿又波太白，*Arhatas*者，足目派也，對波尼之聲當任論，有論理派出而駁之云，此中摩訶派之說，與文藝派之新波大說，或者涉於混同，而批評之，然先有摩訶住論，而論理派為其後起，殆無可疑。

五、摩訶論派篤於陀，從不受他派學說之影響，於異義書，且不認之，何況他說，而論理派則不然。常取佛教義，及他派學說，以成立自派，由是觀之，摩訶論派受論理派之影響，其可能性少，而論理派由聲論派脫化而出，其可能性多。

屬可信。

二、摩訶論派對摩訶論派之關係

吾人以爲摩訶論派，似亦由摩訶論派脫化而出，其理由有四：

一、摩訶論派之出發點在於論理派之研究，摩訶論派之吠世師迦經之 *ekha Sutra* 亦以法之研究，爲其出發點。

二、摩訶論派之最終目的，在生天，摩訶論派說解脫，亦重生天。

三、摩訶論派遠言語與思想之關係，謂由概念而言語，摩訶論派，亦始終以概念爲實在。

四、摩訶論派六別義之名，如實德業同異和合等，皆可於彌曼薩經見之，雖其意義，不盡相同，然於各目上，則完全一致，此一致之點，似非偶然之暗合，特爲其脫化之徵相。

總之，摩訶論派與摩訶論派同用實德業同異和合之名，而摩訶論更有嚴密的組織，雖同以法之研究，爲出發點，而摩訶論獨尊摩訶法，雖同說生天，而摩訶論更加解說，出此種種，皆足以證明，摩訶論由本派進化而成。

從摩訶論派自身考之，除摩訶論外，無其書目可言，從摩訶論理摩訶論等派言之，摩訶論派在印度哲學史上，亦占重要之地位矣。

第三卷 摩訶論派

第一節 總說

一、數論名義之解釋
吾人欲知借住耶學理，須先識其名義，借住耶 *Yogin* 之原義，爲計數之意，又爲思索研究之意，唯識述記云：「梵云借住，此謂爲數，即智慧數數度諸法，根本立名，從數起論，名爲數論」，證釋借住名義，雖有論說，然以原義考之，自以述記數度之說爲允當。

二、數論師之統系

依金七十論中所述，開派者爲迦毗羅 *Kaṇva*，初爲阿修利 *Aśvī*，再傳藥尸訶 *Pañcikaḥ*，三傳鳩伽，四傳優樓花，五傳跋婆利，六傳自在黑 *Śvātī*，*Śvātī* 迦毗羅與阿修利之歷史不詳，傳者多神話，不足信也，藥尸訶爲阿修家，迦毗羅女子之子，係數論派有名論師，著有六十科論 *Śaṅkharāntra*，鳩伽與優樓花，身世亦不詳，惟摩訶論派中有兩格耶 *Yogin* 與優奴加 *Utkalī* 二論師，是否即鳩伽優樓花其人？未敢臆斷，跋婆利與自在黑二論師，爲數論派之重要者，依唯識述記云：「劫比羅後有弟子，名伐里沙 *Vāra*，爲弟子中上首，如十八部中一部主」，彼伐里沙，此謂爲雨，雨時生苗，其徒名爾蒙，「又依世親傳云：「佛滅後九百載，有外道頻闍詞婆婆 *Vāṅmāyāna*，與佛救徒佛陀利沙伽那王，學借住耶論，著述一論攝諸香必柯羅秧多王，與佛救徒佛陀密多羅 *Bhadrakāya* 講論，卒渡勝利，世親傳來，作七十論實論 *Śaṅkharāntra Śāstra*，摧破彼宗之義，「此伐里沙，或云即跋婆利，而頻闍詞婆婆，即自在黑，故數論之學理，組成於藥尸訶，而加以一層之進步與整理者，實爲自在黑。

三、數論派之典籍

數論派之典籍，一曰借住經 *Śaṅkya Sūtra*，西紀四，五世紀所出，一曰借住論 *Śaṅkya Sūtra*，或謂後借住經，十四，五世紀所成，此兩典時隔千載，所論多有出入，蓋後借住經，時有異入吠檀多派教義之處，至於智度論六十科論一借住經，或謂前借住經，與金七十論 *Śaṅkya Sūtra*，所舉之「六所積論」均已散佚不傳，又有論論 *Tattvaśāstra*，不知何人所著，亦不知出於何時，然托迦毗羅之名，或云爲時甚古，其中僅五十四語，不爲標有者名目而已，故亦最前，或之傑出者，爲摩訶提婆 *Mahādeva* 至中士譯本，則有金七十論三卷，即借住經之論，倘稱爲借住類釋。（待續）

蒼山，洱海，大理，上下關，喜洲記 (續完)

上下兩關亦名龍口城。據書大和城條下載：盛羅皮取大窟城，仍築龍口城爲保。一登川城條下，又載：一登川城，南去龍口城十五里。一龍口城之爲上關龍首，結無異詞。然而龍口城條下又云：一龍口城，開羅風所築，築龍點蒼南麓數里，城門臨洱水下。河上橋長百餘步，過橋分三路，直南築舍路，向西永通路，向東百崖城路。一二關俱臨洱水，俱築長橋，但上關倚蒼山而築，於點蒼則爲極北；下關倚洱陽峯之東南麓，於點蒼則爲極南，故以一築龍點蒼南麓數里一語考之，此龍口城應指下關言之。且據書又稱：一白崖城在勃弄川，(在今詳美東境)永昌城在點蒼山西六日程(即今永昌)。一其家舍川條下亦稱：家舍州去龍口城一日程。故以一指南家舍……一三語爲證，亦應以下關言之也。古人以龍喻山，亦以龍喻水，蓋蒼山言之，則上關爲龍首，下關爲龍尾；就洱海言之，則二者皆臨龍口，亦可證也。

四、喜洲

今之喜洲，南詔之大窟城也。一書載：一大窟城南去陽苴城四十里，北去龍口城二十五里，區區人戶尤繁。一又載：一登龍時龍皮爲窟。州刺，則蒙諸義國受龍河賦，遂分其大窟城，呼龍皮而無諱，蓋義其城毒之。一唐書南蠻傳所載略同。南詔之理直城，即今之大理縣治，龍口城即今之上關，詔語即今之洱川，南詔謂理直城也。南詔自蒙舍川北上，沿洱水之西岸，以役其民。一書之滇寫)吞炎(今之鄧州)施浪(今之劍川)詔語，及洱水之趙折(今之雲川)，道必出此。隋史爲漢所襲，由紫台川，渡西洱河，晉師於此，故又稱史跡，南詔謂州城險也。唐大曆十四年，吳平時

重慶市通志卷之五 地理志字第八 大窟

遷居史險，僞入寇劍南道之計，嗣以入寇失利，乃於貞元四年，南徙於馬互野城焉。後說史爲喜，元人遂有喜洲之說，此喜洲命名之所由來也。

自點蒼山之東麓，以迄洱海之西濱，南北縱長約百里，環點蒼州者，其闊處可二三十里，狹則一二里而已。其間險阻起伏，溪澗迂迴，峻險難越，村落相望，而以喜洲爲最著。其地正當蒼山之右脅，洱海之左腹，湖濱而積，龍稱廣闊，大理縣治且不及之，而又當南北孔道，故於割據時期，爲軍所必爭之地；而於統一時期，又爲商業之樞紐。今之喜洲人，大都習商賈，擅聚積，足跡遠通三疆，遠達巴蜀江漢；百萬之產以數十計，巨富且在千計以上矣。其人又富有自治能力，以戶不盈千之村落，而設有中學，小學，女學，醫院，警察，以及社團公益各項組織。條理秩然，方輿未艾。余所見之五台中學，校宇宏闊，方由初中而擴爲高中，其經費則由富家董氏捐助，今已超出百萬以上，其所捐助於他校者，亦復稱是。喜洲醫院亦由私人捐設，年來逐步改進，遠近之求學與求醫者，相率而匯集於是，於是山頂水秀之區，益被推爲後方福地，淪陷區之流亡失所者，又不遠千里萬里而來寄棲焉，華中大學，協和大學，其一例也。喜洲方言，漢語與民家共用，即其籍貫，實自中原遷來，語譯譯者或溯自唐宋，而元初來自白族之胡教諭，以及明初被逐之江南人士，感戴尤夥，至於民家，備沙村三百戶，秦漢而居，其人骨格外表，與漢族未見有大差別，惟足部殊形發育，恆以負重致遠爲務；其體格之發育，女優於男，男子與漢族無殊，而女子比於漢女殊形壯健，惟智慧較遜，其入市之小販，終年與漢人往還交易，而不能漢語，又極少數當官。喜洲風俗，論者有爭執，前計其尙少數耳。